

意外 在室

謝冰瑩著



冰瑩憶往

謝冰瑩著

三

民

叢

刊

29

三民書局印行

冰瑩憶往／謝冰瑩著．--初版．--臺北市；三民，民80

面； 公分．--(三民叢刊)
ISBN 957-14-1800-5 (平裝)

1. 謝冰瑩 - 傳記

782.886

80000943

◎ 冰 瑩 憶 往

著 者 謝冰瑩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

編 號 S 85215

基本定價 叁元壹角壹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1800-5 (平裝)

1 · 次 目

冰瑩憶往

一	我的少年生活
七	中學生活的回憶
三	投考軍校的回憶
三	北伐時代的女兵生活
四	血肉鋪成的勝利路
四	抗戰時期的婦女生活
五	戰地生活的回憶
五	平凡的半生
九	淒然回首
三	父親的花園
九	小花園

一〇三	紅樓瑣憶
一二五	難得糊塗
一二九	我第一次照相
一三三	我是家政補習班的老學生
一三七	我與飛蚊症
一三三	戒煙記
一三五	生活在書堆裏
一四一	書的毀滅
一四七	夜夜吐心聲
一五一	我寫日記五三年
一六三	我爲什麼要寫作
一六五	金城江失稿記
一七三	文債
一七七	幾個感人的故事
一八五	小箱子

3 · 次 目

一九五	病
一九九	一個破盒子
二〇五	紅豆
二〇九	花生米
二二五	櫻花開的時候
三三二	夢
三三九	熱
三三五	母愛
三四二	斷了線的風箏
三四五	望信
三四七	記憶力衰退
三五二	樂極生悲

我的少年生活

寫下了這個題目，我呆呆地望着它，足足有十分鐘，不知道從何處下筆。我的兩眼裏，含滿了熱熱的眼珠，我想先痛哭一場，再來寫我的回憶；可是，這裏是貞妹的家，我不能讓她難過，我要用理智壓住我的情感。平心而論，我是幸運的，假如不是坎坷的幼年、少年生活，使我嘗到了人生的苦味，也許我沒有今天——許多親人和朋友們這麼關心我，愛護我。從小我就愛發問，例如母親教我紡紗、繡花、績麻，不讓我讀書，我就會問：

「爲什麼哥哥他們不紡紗、繡花？爲什麼我不能讀書？」

「你哥哥是男人，他讀了書，可以做官，賺大錢，你是女人，怎麼可以和他比？」母親帶着生氣的語調說。

「同樣是書，爲什麼男人讀了就能作官，而女人不行呢？我不相信。」

其實，我是最不喜歡作官的，記得我六、七歲的時候，有一天二哥問我：

「你將來長大了，打算做什麼？」

「開書店。」我毫不思索地回答他。

「你想要多少錢就滿足了？」

「一百塊！」

說完，我伸出舌頭來，以爲數目太大，二哥會罵我太貪的，不料他竟哈哈地大笑起來：

「無大志！真沒有出息，一百塊錢，你能做什麼呢？」

「我可以買好多的書，白天讀，晚上也讀，我讀過了，再送給別的小朋友去讀。」

愛讀書，這是我從小就有的嗜好和志願。

*

*

*

生來我是個男性化的女孩，我喜歡和男孩子一塊兒玩，爬樹掏鳥窩，下田捉泥鰍；在月明之夜練兵操，我當總司令；和小朋友辦家家酒，結婚時，我一定扮新郎；媽媽爲我做的新衣裳，我要等下過水才穿，而且絕對不穿紅的花的。誰都說我是個小怪物，或者小傻瓜，這些渾名，我都願意接受。我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自由更可貴的了，因此我反對母親替我纏足、穿耳朵，也不喜歡做針線，只羨慕三位哥哥能在爸爸身邊學着作詩，填詞，高聲朗誦古文。

「我不喜歡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我將來長大了要作新詩，像說話一樣，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其實，真是笑話，我那時年紀太小，什麼都不懂，那有資格談詩呢？

※

※

※

我開始嘗到人生的苦味了，一雙能跑能跳的天足，被母親用藍色的裹腳布，一層又一層地纏住了，從此我不能自由地行動，要像姊姊一樣，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想要快一點，假如不扶着牆壁，就要摔倒。

——我已經成了殘廢的人，不能忍受，我決不能忍受！反抗，反抗，我一定要反抗到恢復我的天足為止！

我在內心吶喊着，咆哮着，最後，說到做到，我真的在進大同女校求學的那年，就自動把腳布剪成無數段，恢復了我的天足；可惜當時受傷太重，有八隻腳趾至今無法伸直，每當穿新皮鞋的時候，痛得我直想哭，唉！親愛的母親呵，您在九泉之下，也知道女兒的痛苦嗎？

※

※

※

從小我愛交朋友，進了小學就開始和朋友通信，即使同在一個學校，同一班級，我也喜

歡愉地寫封信夾在她的書裏。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保持着來信必覆的好習慣。

我真是個多災多難的人，爲了捉小麻雀，曾經摔下來暈死過去半小時，不久，不知爲什麼原因，忽然雙目失明，這時我恐慌極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姊姊，假如我從此成了瞎子，我不能活下去的！」

「傻子，假如你真到了那麼一天，我來扶着你走路，還要餵飯給你吃。」姊姊連忙安慰我。

眼睛好了之後，接着來了一個大災難，那就是母親不許我讀書，我三天三夜不吃飯，最後還是我勝利了，媽親自提了籃子送我上私塾讀書，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我居然讀完了四書，只是並不了解每字每句的意義。

在我的許多幼年同伴裏面，我最喜歡珍姑娘，她很聰明、能幹，富同情心，可憐還只有十五歲，就被她的母親逼着嫁給一個瞎子，後來聽說她天天以淚洗面，因爲哭得太多，自己也成爲瞎子，最後終於投水自殺了！

*

*

*

誰都說：回憶是美的，大多數的人，都有美麗快樂的童年，唯有我生長在風氣閉塞的謝鐸山，儘管風景幽美，有點像世外桃源；可是女人在家裏，在社會，都沒有地位的，也許正

5 · 活生年少的我

因爲如此，才孕育出我這富有革命性愛好自由的怪女人吧？

六三年八月二日夜於臺北

中學生活的回憶

我考上了第一女師

提起我的中學時代的生活，一切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我好比一個先天不足的孩子，在功課方面我樣樣不如人家。爲什麼呢？是我的天資特別愚鈍？還是懶惰不用功呢？固然，我沒有天才；但自問從小便是個最用功的孩子，我的功課所以不如人家的原因，是我剛讀完高小一年級的時候，便跳班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師。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民國十年的夏天，好容易父親把母親勸服了，允許我再讀兩年師範。本來，那時的師範，也像現在的中學三三制；可是母親不管這些，她說女人讀了書是沒有用的，反正在家裏燒飯洗衣生孩子，要什麼學問呢？

在由藍田至長沙的船上，一個星期內，我補習完了所有的四則雜題：什麼父子年齡；雞兔共籠；順水行舟，人力水力之和；逆水行舟，人力水力之差；種樹；時間；利息；甲乙做

工……弄得我頭昏腦脹。我恨死了發明數學的人，後來我選擇文科，是不無原因的。

那時湖南全省每縣可以保送兩名男生，兩名女生進男女師範學校，不須參加考試。我這個高小一年級生，自然不能夢想保送。父親在我參加考試的前一天晚上對我說：「鳳兒，精神不要緊張，要有充分睡眠，才能應付明天的考試；萬一失敗了，也不要緊，你可以和我同去益陽再讀五福小學，你大哥在那裏當校長，他會一切免費的。」

「不！爸爸，假如我失敗了，我要跳……」

還沒有說出「湘江」二字，父親便用右手掌封住了我的嘴巴。

「我最不喜歡沒出息的孩子，我喜歡再接再厲，從不灰心的人；不要胡思亂想，趕快去睡覺。」

一個星期之後，想不到我真的僥倖考上了師範，父親等到發了榜後才離開長沙。進校的第一件工作，便是補習功課，找那些高小畢業了的同學，爲我按部就班地補授未完的功課。

在國文方面，我佔了不少便宜，因爲父親是前清時候的舉人。他的著作等身，我從小便在家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誨；後來二哥和大哥又在新文學方面介紹我讀了不少世界名著；尤其難得的，是我有機會管理學校的圖書出借，凡是新到的書籍和雜誌，總是我先看了才借給人家。如果說人類是自私的動物，在這一件事方面，我是承認自私的。

兩位好老師

我要感謝兩位老師，他們使我在國文、英文方面打下了一點小小的基礎。

一位是教國文的李青崔老師，他不肯給我修改一萬字的小說——初戀，要我從五百字的短文開始。他說：「你假使五百字寫通了，那麼五千字也不成問題。年輕人啊，爲什麼還不會走路，就要學跑步呢？」這正與父親天天教導我行文應簡潔、流利，不要拖泥帶水、嚕哩嚕噠的用心完全一樣。

還有一位是英文老師陳國樑先生，滿臉紅光，戴着一副黑邊的近視眼鏡。他剛從東吳大學畢業出來，穿着筆挺的西裝，打着領帶，人很熱情、活潑。他教我們讀「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談」；還教會話和「英文字典大全」。凡是不喜歡會話的同學都討厭他，背地裏罵他是假洋人。

「多懂得一種外國文，對你們有益無害，不論你將來研究文學或者科學，你非學英文不可！要學會英文，沒有別的捷徑，只要不偷懶，勤查字典，死記生字，多背有名的作品，不怕難爲情，多練習會話，你就可以讀好英文。例如你還沒有讀過「圖釘」和「教務處」這兩個生字，你可以對同學說：「Please go to 教務處，and bring me a 圖釘。」說完，引起

了我們哄堂大笑，他卻很嚴肅地站在講臺上，一點也沒有笑容。

陳老師還教我們天天寫日記，不管有沒有材料，非養成有恆的習慣不可！他有一個五歲的姪兒，天真活潑，常常來學校和我們玩耍；忽然有一天他得急病死了，我寫了一篇六百多字的「悼陳朋」，老師說，他一面讀，一面流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英文作文得到誇獎，也是最後一次的優良成績，我得了九十八分。

偷讀

「站住！站住！不要跑！不要跑！學校已經鎖了大門，你還想跑到那裏去？除非你變隻蚊子，我總會抓住你的！」

有外婆之稱的校長，拼命地在我的後面追趕。我手裏拿着一本小說，更加拼命地逃跑，明明知道他總會追上我的；也明明知道學校裏會處罰我，即使不開除，記大過一次，是不可避免的。

——我應該停住，好好地向校長說明，請求他寬恕。

儘管腦子裏知道這麼想；可是兩腿不聽我指揮，它好像上了發條的機器，拼命地不斷地向前奔走。

「謝鳴岡，聽到沒有？站住！我不是警察，我不會抓你去坐牢，我要看看你手裏拿的一本什麼書，怎麼可以犧牲睡眠，非看它不可；我不相信，它有這麼大的魔力！」

「我不是警察！」這句話把我提醒了！

真的，他不是警察，我又不是小偷，爲什麼要這樣害怕呢？於是我真的站住了，轉過頭來，用乞憐的眼光望着他，用微微顫抖的聲音哀求道：

「校長，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因爲白天的功課太多，我沒有時間閱讀世界名著，所以只好在晚上犧牲了睡眠來看它。」

「什麼世界名著？拿給我看看！」

我立刻把藏在後面的「塊肉餘生錄」拿出來，他看了一下說：

「迭更斯，這個名字倒是很熟的，他是那一個國家的？」

「英國人。」

「我沒有看過這本書，裏面說些什麼？」

我見他問及書的內容，心情平靜多了，我不再害怕，還想趁此機會向他做一番宣傳工作呢。

「這是作者本人自傳的一部分，他敘述一個很可憐的孩子，從小受盡了折磨、困苦；但